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Пазгром

毁灭

—— [苏] 亚历克山得尔·法捷耶夫 / 著 任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世 | 界 | 名 | 著 | 阅 | 读 | 经 | 典

Пазгром
毁灭

—— [苏] 亚列克山得尔·法捷耶夫 / 著 任敏 /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毁灭/(苏)法捷耶夫著;任敏译.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05.7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苏俄卷.第3辑/文良主编)

ISBN 978-7-204-10158-0

I. 毁… II. ①法…②任… III. 长篇小说—苏联 IV.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0813号

世界名著阅读经典

毁灭

作 者 (苏)法捷耶夫

译 者 任敏

责任编辑 多杰

封面设计 纸上魔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网 址 <http://www.nmgrmcbs.com>

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960 1/16

印 张 22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0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4-10158-0/I·2223

定 价 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目 录

毀 灭

第一部

第一章	莫罗兹卡	2
第二章	梅奇克	10
第三章	第六感官	19
第四章	孤单一人	26
第五章	乡下人	32
第六章	煤黑子	37
第七章	莱文森	45
第八章	情敌	55
第九章	第一步	64

第二部

第一章	梅奇克在部队	77
第二章	毁灭的开始	88

第三章 痛苦	101
第四章 道路	114
第五章 负载	129

第三部

第一章 梅捷利察的侦察	143
第二章 三条命	157
第三章 沼泽	175
第四章 十九个	189
作者自传	201
关于“毁灭”	203
代序：关于“新人”的故事	211
《毁灭》后记	219
《溃灭》第二部一至三章译者附记	229
法捷耶夫生平	232

绞刑架下的报告

一九四三年春	242
第一章 二十四小时	243

第二章	濒临死亡	251
第三章	二六七号牢房	260
第四章	“四〇〇号”	269
	一九四三年五月间奏曲	270
第五章	人与人渣	285
	叶利内克夫妇	286
	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九日	287
	我的遗嘱	289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292
	维苏希尔夫妇	296
	丽达	299
	“我的”盖世太保	302
	吊裤带间奏曲	308
第六章	一九四二年的戒严	310
第七章	人与人渣	316
	“撒玛利亚”	318
	“磨坊主”	318
	一撮毛	319
	拉斯勒	320
	“它”	321
	斯梅东茨	323
	监狱长	325
	狱医官	326

“懒汉”	327
科利纳	329
“我们的人”	332
斯柯热帕大叔	337
第八章 历史的一页	341
最新来信	349
古斯蒂娜	349
尤利乌斯·伏契克生平	351

毀 灭

法
捷
耶
夫

第一部

第一章

莫罗兹卡

莱文森下了台阶，来到院落当中，日本军刀的刀鞘撞击台阶发出铮铮的响声。荞麦蜜的气味不时从田野上飘来。七月骄阳在头顶上，像粉白色酷热泡沫一样的云中慢慢地飘荡。

传令兵莫罗兹卡把燕麦晒到铺开的苫布上，一边挥动鞭子驱散一群讨厌的珍珠鸡。

“送沙尔狄巴分队，”莱文森说，手拿一份公函，“口头通知他说……哦不，没必要……已经写清楚了。”

莫罗兹卡烦恼地转过头去，玩弄着手中的鞭子——他不想去。他对这些无聊的公差以及没用的公函厌烦透了，尤其不喜欢的就是——他游离不定的眼睛，简直就像湖水一样深邃，把莫罗兹卡连他的靴子一起吸了进

去，在他身上发现了或许很多连莫罗兹卡自己都不一定知道的东西。

“坏蛋。”传令兵心烦意乱地想。

“站在那儿等什么？”莱文森动了气。

“是，队长同志，不管去什么地方，总是莫罗兹卡。好像队里只有我一个人似的……”

莫罗兹卡有意把他称作“队长同志”，以便听起来严肃一些：往常只称呼他的姓氏。

“难道，让我亲自去，嗯？”莱文森嘲讽道。

“什么亲自去？有那么多人……”莱文森认为这样的人真是蛮横无理，不得不果断地将公函塞到兜里。

“去把武器交给军需主任，”他的语气很平静，“以后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不能容捣蛋鬼……”

一阵轻柔的河风吹来，把莫罗兹卡不听话的卷发吹乱了。仓库附近干枯的艾蒿丛中，不知疲惫的蠡斯似乎把炽热的空气锤打得晕晕沉沉。

“等会儿，”莫罗兹卡板着面孔说，“把信给我吧。”他往胸前揣信时，不太像对莱文森说，倒像是自言自语：

“让我离开部队没门儿，交枪——更别提。”他往后脑勺上推了推落满灰尘的军帽，声调突然显得快乐而柔和地说：“我们这么做，并非为了您那两只有趣的眼珠子，我的朋友，我的莱文森！……痛快告诉您吧，像矿工说得那样！……”

“那就对了，”队长大笑起来，“可你开始硬是应不愿意……蠢货！”

莫罗兹卡揪住莱文森的一只纽扣，将他拽到近前，压低声音，仿佛在说一件秘密那样耳语道：

“兄弟，我呀，正想去医院找瓦留哈（莫罗兹卡之妻瓦里娅的小名，全称是瓦尔瓦拉），你倒送什么公函。看起来，笨蛋该是你……”

他狡猾地眨了眨棕绿色的眼睛，呼哧两声，接着不禁大笑起来——直到这时，他一提起他老婆——笑声中便会像陈年的霉菌又滑了出来似地带着下流腔儿。

“季莫沙！”莱文森向台阶上一个懒洋洋的小伙子喊道，“来看看燕麦：莫罗兹卡要外出。”

马厩附近，爆破手贡恰连科骑着一个倒扣在地上的马槽，正在修补皮驮包。他的秃头被太阳晒得黝黑，面色通红，浓密的黑胡子像毛毡一样紧紧地黏在一起。他垂着头修补驮包，用针的时候就像在挥舞草叉子。他强壮的肩胛骨在粗布衣下像磨盘一样磨来蹭去。

“你，又打算出去么？”爆破手问。

“对呀，爆破手阁下！……”莫罗兹卡站直了身子，立即举手胡乱行了一个军礼，却行错了地方。

“真累，”贡恰连科大大咧咧地说，“以先我也和你这么蛮横。派你送啥？”

“没啥，杂事儿；队长着令叫我活动筋骨。他说，要不你还得在这儿多下崽子。”

“混账……”爆破手用牙咬着麻线嘟囔道，“苏昌嚼舌头的。”

莫罗兹卡从马厩中把马拉了出来。长着长长的鬃毛的小牡马，机警地抽动着耳朵。它长得很壮实，粗毛长鬃，是匹跑马，也长着与主人一样两只棕绿色闪光的眼睛，也那样低矮粗壮，罗圈腿（旧俄农民自幼骑马形成的腿形），也有点儿蛮横，不过还很淘气，喜欢捣蛋。

“米什…卡（马名，俄文意为‘狗熊’）……吆…吆……你这撒旦…啊……”

莫罗兹卡一面把马肚带拽紧，一面充满怜爱地咕哝道，“米什卡……呜呜……上帝的小畜牲……”

“你们俩谁的脑瓜灵透点儿，”爆破手正经八摆地说，“不该让你骑米什卡，倒该叫米什卡骑你，我起誓。”

莫罗兹卡驱马离开了草场。

长满了杂草的乡间小道紧靠着一条河。河对岸是一片沐浴在阳光下的荞麦地与小麦地。锡霍特-阿林山峦的蓝色峰顶，仿佛在暖洋洋的薄雾里摇摆。

莫罗兹卡是第二代矿工。他的爷爷——一个受了自己的上帝以及别人屈的苏昌老头儿——是个种地的；到了他父亲时，便改用煤取代了黑土地。

莫罗兹卡是在二号矿井旁一所昏暗的小棚屋里出生的，当时正鸣着低沉的早班汽笛。

“儿子么？……”我父亲问；大夫从煤矿盥洗室里走出来，对他说生了个儿子，当父亲的又重复了一次。

“这么说，第四个了……”父亲谦卑地统计道，“日子真热闹……”

说完，他便穿上满是煤污的帆布外套去干活儿了。

莫罗兹卡十二岁时就养成了一听见汽笛便起床的习惯，学会了推矿车，贫嘴刮舌，多是些骂人的脏话，喝伏特加。苏昌矿的小酒铺子几乎和井架子一样多。

距矿井约一百多沙绳以外是山沟的尽头和小山的起点。从那儿俯瞰这座村镇，到处长着原生苔藓和云杉。每到灰濛濛的下雾清早，原始森林中的马鹿就大声鸣叫，企图把汽笛声淹没。运煤的平车沿着延绵不绝的轨道一天天地穿越山岗中间葱翠的罅隙，穿越陡峭的山隘，驶上康沟子车站。

在山顶上涂了黑油的绞盘卷着很光滑的缆索，因为时刻紧绷颤抖着。在山脚下边芳香的针叶林中，任意建了一座石房，有人在那儿不知道为谁在工作，几辆“布谷车”（一种汽笛声像布谷啼鸣的小型机车）拉着各种刺耳的汽笛，还有电力起重机嗡嗡转动着。

生活确实充满乐趣。

莫罗兹卡在这样的生活中并未探索什么新路，所走的还是先人曾走过的牢靠小径。他又买了件仿缎套衫与一双喇叭口的小牛皮长筒靴，逢年过节便到山村去闲逛，和当地的孩子们一起拉手风琴，和小伙子斗殴，哼着下流小曲儿，“糟蹋”了不少乡下的黄花闺女。

在回来的路上，“矿工”经常去瓜地里偷甜瓜和滚圆的穆罗姆黄瓜，跳进水流很急的小溪中去洗澡。他们那欢快洪亮的声音把原始森林惊扰了，使得一轮弯月从山岩后边羡慕而悄悄地看着。河面上弥漫着暖和的夜晚的潮气。

到了后来，莫罗兹卡被关到满是发霉味、裹脚布臭气和臭虫的警察署里。这件事情是在四月闹罢工最激烈的那段时间发生的，当时混浊得像井下瞎马眼泪一样的地下水，日夜不停地沿着井筒渗透出来，没有人想过去抽排。

他身陷囹圄并不是由于他干了什么出色的壮举，不过由于他多嘴饶舌，他们要吓唬他一下，企图由他那儿得知罢工的主谋而已。莫罗兹卡和蚂蚁河上的那些私酒贩子一起关在一间臭烘烘的牢房中，给他们讲了很多下流的笑话，但是并没有供出主谋的名字。

然后时机来了，他去了前线——分在骑兵团。他在那儿像所有骑兵那样，学会了轻视“步行小雌马”（步兵），他六次受伤，其中两次被炮震伤，

在革命之前便彻底免去了兵役。

他回家以后，狂喝滥饮了两个礼拜，娶了矿上一号井一名善良、轻浮但不能生孩子的推车女工。他干什么都不假思索：在他看来生活很简单，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地方，好像苏昌瓜田中圆胖的穆罗姆黄瓜一样。

或许就是由于这一点，他带着老婆在一九一八年去保卫苏维埃了。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总之打那往后便不允许他返回矿上来了，由于苏维埃没能坚持住，而新政府（指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高尔察克在乌拉尔、西伯利亚及远东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政权，一九二〇年初被红军消灭）又看不起这种人。

米什卡焦躁地哒哒地踩着钉了掌的蹄子；橙色的马蝇子不停在它耳边嗡嗡哼哼着，钻入它那粗浓杂乱的毛中，直叮到出血为止。

莫罗兹卡动身前往斯维亚斯基战区。克雷洛夫卡村被长满茂密而苍翠胡桃树的小山遮掩着，看不到影子，沙尔狄巴分遣队正在那里驻扎。

“呸…啞…啞……呸…啞…啞……”马蝇子刺耳恼人地鸣唱着。突然，一声莫名其妙的爆裂震颤着空气，滚过小山后边——第二声，第三声……就像一只挣脱蹬索的野兽，在长满荆棘的灌木丛里到处乱窜。

“等会儿。”莫罗兹卡用极小的声音咕哝道，拉住了缰绳。米什卡将肌肉强健的身体斜着向前一冲，然后驯服地停了下来。

“听到了？……开枪呢！……”传令兵直起身，兴奋地嘟囔道，“开枪呢！……是吧？……”

“哒…哒…哒……”机枪的响声从小山后边传过来。炮火像拉成了一条线，将别旦枪巨大的轰隆声以及日本来复枪尖利的啸叫声混在了一起。

“追！……”莫罗兹卡紧张地吼道。

软靴习惯地插到脚镫中，颤抖的指头把手枪皮套打开，而米什卡此刻已穿过传来爆炸声的灌木丛，全力向山顶冲去。

没等到达山顶，莫罗兹卡便勒住了马缰。

“等在这儿，”说着，他翻身跳下地，把马缰扔上鞍桥：米什卡——忠实的奴仆——用不着拴起来。

莫罗兹卡匍匐着爬向山头。在他的右侧，有一队军帽上带黄色和绿色帽箍、样式一样的小矮人，排成整齐的散兵线，像检阅的时候那样迅速地跑着绕过克雷洛夫卡村。左侧的人们惊恐不安，三五成群地在麦穗金黄的大麦地里到处乱跑，一面逃一面用别旦枪还击。沙尔狄巴（莫罗兹卡从黑马与尖顶獾皮帽把他辨认出来）怒不可遏，朝周围挥动着马鞭，然而无法挡住逃跑的人。能够看见，有一部分人鬼鬼祟祟地撕掉了红带子。

“杂种们，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莫罗兹卡咕哝道，双方的对射令他越来越兴奋。

后边慌忙逃走的那一小群人中有个身体瘦削的小伙子，伤口用手绢裹着，身着城里式样又瘦又小的短外套，笨拙地拽着步枪，一拐一跛地逃命。其他人不想丢下他独自一个人，很明显故意就着他的慢下来。这伙人不久越来越少，那个用手绢裹着伤口的小伙子也跌了下去。不过，他并没被打死——他一次次吃力地竭力爬起来，匍匐着，把两手伸了出去，好像在喊着什么。

人们扔下他，接着连头都不回跑掉了。

“这帮畜牲，这是在干什么啊！”莫罗兹卡紧张地用指头牢牢地握紧浸满汗水的卡宾枪，又重复了一遍。

“米什卡，这儿！……”他的叫声霎时走了腔。身上蹭得渗出血的小

牡马呼哧哧地翕动着鼻翼，低声嘶鸣一声，跑到山顶上。

过了一会儿，莫罗兹卡好像展翅翱翔的鸟儿一样在大麦田里飞奔。子弹像马蝇子一样，猛烈地从头顶呼啸而过，马背像往深渊里坠下，脚下边的大麦极速发出唿哨声。

“卧下！……”莫罗兹卡叫道，将马缰抛到一旁，一只脚使劲儿踢着马刺。

米什卡不想卧倒在枪林弹雨中，它四蹄一跃而起，围着那个头上的白绷带沾满血、躺在那儿呻吟的人跳来跳去。

“卧下……”莫罗兹卡喘着气大叫，似乎想用嚼子把马嘴勒破。

米什卡被拉得站立不稳，双腿一弯，趴到了地上。

“疼呀，嘎……真…真疼！”传令兵将受伤者横搭到马鞍上时，那个人呻吟道。这个小伙子面色煞白，没留胡子，尽管脸上带着血迹，看上去却很干净。

“别喊，该死的家伙！……”莫罗兹卡低语道。

过了几分钟，他松开马缰，两手托住马背上的人，翻过小山——朝莱文森部驻扎的小村子飞奔而去。

第二章

梅奇克

实际上，莫罗兹卡头一眼便厌恶他救回的那人。

莫罗兹卡讨厌小白脸。在他的生活经验里，这类人全是一些不可靠的闲人，不能相赖。再说，伤员从最初就显得不像个有勇气的人。

“乳臭没干……”传令兵把不醒人事的小伙子往里亚布茨的小屋里床上一搁，用一种嘲讽的语气倨傲地说，“只是一点儿擦伤，可他就昏过去了。”

莫罗兹卡还要再添几句极端刻薄的话，然而又没能找到合适的字眼。

“知道这就是个流鼻涕的……”他不高兴地牢骚道。

“不要乱扯，”莱文森厉声把他喝止了，“巴克拉诺夫！……晚上把这小子抬到医院去吧。”

伤员的伤口被包扎起来。在他外套兜中找到了一点儿钱、几个证件（上面写着他名叫帕维尔·梅奇克）、一摞信，还有一张女人的相片。

二十四个人表情忧郁，胡子拉茬，晒得黝黑，挨个儿认真浏览着那张金发少女秀气的脸蛋，然后难为情地将相片搁到原来的地方。伤员不省人